

PENGUIN CLASSICS



企 鹅 经 典

微物之神

[印度] 阿兰达蒂·洛伊 著 吴美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微物之神

[印度] 阿兰达蒂·洛伊 著 吴美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微物之神/(印)洛伊著;吴美真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企鹅经典丛书)
ISBN 978-7-5321-5249-0


I. ①微… II. ①洛…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印
度-现代 IV. ①I35L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2409 号



Copyright © Anandhati Roy 1997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arsh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he-Mori Agency, Lu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4

“企鹅经典”丛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
实业有限公司及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共同策划。

“企鹅”、 和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限公司已经注册或者尚未
注册的商标。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096

总策划:黄育海 陈征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望越
封面设计:丁威静

微物之神

[印度]阿兰达蒂·洛伊 著
吴美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总经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1 字数 286,000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49-0/I·4154 定价:35.00元



ARUNDHATI ROY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企鹅经典丛书

出版说明

这套中文简体字版“企鹅经典”丛书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携手上海九久读书人与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的一个合作项目，以企鹅集团授权使用的“企鹅”商标作为丛书标识，并采用了企鹅原版图书的编辑体例与规范。“企鹅经典”凡一千三百多种，我们初步遴选的书目有数百种之多，涵盖英、法、西、俄、德、意、阿拉伯、希伯来等多个语种。这虽是一项需要多年努力和积累的功业，但正如古人所云：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由艾伦·莱恩（Allen Lane）创办于一九三五年的企鹅出版公司，最初起步于英伦，如今已是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公司，尤以面向大众的平装本经典图书著称于世。一九四六年以前，英国经典图书的读者群局限于研究人员，普通读者根本找不到优秀易读的版本。二战后，这种局面被企鹅出版公司推出的“企鹅经典”丛书所打破。它用现代英语书写，既通俗又吸引人，裁减了冷僻生涩之词和外来成语。“高品质、平民化”可以说是企鹅创办之初就奠定的出版方针，这看似简单的思路中

植入了一个大胆的梦想，那就是可持续成长的文化期待。在这套经典丛书中，第一种就是荷马的《奥德赛》，以这样一部西方文学源头之作引领战后英美社会的阅读潮流，可谓高瞻远瞩，那个历经磨难重归家园的故事恰恰印证着世俗生活的传统理念。

经典之所以谓之经典，许多大学者大作家都有过精辟的定义，时间的检验是一个客观标尺，至于其形成机制却各有说法。经典的诞生除作品本身的因素，传播者（出版者）、读者和批评者的广泛参与同样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事实上，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是一个主体，经典的生命延续也在于每一个接受个体的认同与投入。从企鹅公司最早出版经典系列那个年代开始，经典就已经走出学者与贵族精英的书斋，进入了大众视野，成为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精神伴侣。在现代社会，经典作品绝对不再是小众沙龙里的宠儿，所有富有生命力的经典都存活在大众阅读之中，它已是每一代人知识与教养的构成元素，成为人们心灵与智慧的培养基。

处于全球化的当今之世，优秀的世界文学作品更有一种特殊的价值承载，那就是提供了跨越不同国度不同文化的理解之途。文学的审美归根结底在于理解和同情，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体验与投入。阅读经典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个性和多样性的最佳体验方式，此中的乐趣莫过于感受想象与思维的异质性，也即穿越时空阅尽人世的欣悦。换成更理性的说法，正是经典作品所涵纳的多样性的文化资源，展示了地球人精神视野的宽广与深邃。在大工业和产业化席卷全球的浪潮中，迪斯尼式的大众消费文化越来越多地造成了单极化的拟象世界，面对那些铺天盖地的电子游戏一类文化产品，人们的确需要从精神上作出反拨，加以制

衡，需要一种文化救赎。此时此刻，如果打开一本经典，你也许不难找到重归家园或是重新认识自我的感觉。

中文版“企鹅经典”丛书沿袭原版企鹅经典的一贯宗旨：首先在选题上精心斟酌，保证所有的书目都是名至实归的经典作品，并具有不同语种和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其次，采用优质的译本，译文务求贴近作者的语言风格，尽可能忠实地再现原著的内容与品质；另外，每一种书都附有专家撰写的导读文字，以及必要的注释，希望这对于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会有一定作用。总之，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绝对不低的标准，期望用自己的努力将读者引入庄重而温馨的文化殿堂。

关于经典，一位业已迈入当今经典之列的大作家，有这样一个简单而生动的说法——“‘经典’的另一层意思是：搁在书架上以备一千次、一百万次被人取下。”或许你可以骄傲地补充说，那本让自己从书架上频繁取下的经典，正是我们这套丛书中的某一种。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

上海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一月

目 录

1 天堂果菜腌制厂	1
2 帕帕奇的蛾	33
3 大人物是拉尔田，小人物是蒙巴提	82
4 阿布希拉什戏院	88
5 神的家乡	118
6 科钦的袋鼠	130
7 益智练习簿	150
8 欢迎回家，我们的苏菲默尔	159
9 皮莱太太、伊本太太、拉加哥帕兰太太	181
10 船上的河水	187
11 微物之神	210
12 小长牙，克朱松邦	222
13 悲观者和乐观者	231
14 工作就是斗争	256
15 渡河	275
16 几个小时后	277
17 科钦港火车站	281
18 历史之屋	289
19 解救阿慕	298
20 马德拉斯邮车	307
21 生存的代价	314

1 天堂果菜腌制厂

阿耶门连的五月是一个炎热、阴沉沉的月份。白日长而潮湿，河流缩小。黑乌鸦贪婪地吃着静止的、布满灰尘的绿色芒果树上那些鲜艳的果实。红白蕉成熟了，菠萝蜜胀裂开来。放浪形骸的青蝇在溢满果香的空气中空茫茫地嗡嗡鸣叫着，然后撞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命呜呼，胖胖的身体在阳光下显得不知所措。

夜，澄澈无云，但弥漫着懒散的情绪和沉重的期待。

但是到六月，西南季风吹来了。有三个月，风刮着，雨下着，偶尔刺眼、闪烁的太阳才露一下脸，而兴奋的孩子则趁机大玩一番。乡间一片恣肆的绿，当插在地上作为篱笆的木薯枝干生根开花时，界限变模糊了。砖墙出现绿苔，胡椒的藤蔓蜿蜒爬上电线杆，野生爬藤植物进出铝红土岸，爬过淹水的道路，船在市集来回穿梭，而小鱼儿出现在公共工程部于公路上制造的坑洞积水里。

当瑞海儿回到阿耶门连时，天正下着雨，银绳般斜斜的雨猛击着松散的地面，像炮弹似的将泥土翻起。山上老房子陡斜的屋顶低垂下来，像是一顶拉得低低的帽子。布满苔痕的墙已经松动了，而且因地面往上渗出的湿气而微微膨胀。荒芜、长满野草的花园里，充满了小生命的耳语和疾行。矮树丛中，一只蛇鼠靠在一块闪亮的石头上摩擦身子。满怀希望的黄色牛蛙在多浮渣的水塘巡行，想寻找配偶。一只湿淋淋的猫鼬掠过散布着树叶的车道。

房子本身看起来空荡荡的，门和窗都上了锁。前阳台光秃秃的，没

有任何装设，但是那辆有镀铬尾翼的天蓝色普利茅斯仍停在外面；而在屋内，宝宝克加玛^①仍然活着。

她是瑞海儿的姑婆，她外公的妹妹。她的真名是娜华蜜——娜华蜜·伊培，但是每个人都叫她宝宝，长到够当姑妈的年纪时，她变成了宝宝克加玛。然而，瑞海儿不是来看她的，孙侄女和姑婆都不曾对这件事怀任何幻想。瑞海儿是来看她的哥哥艾斯沙的。他们是异卵双胞胎，医生称他们为“双胚子”，这是由两个分开但同时受精的卵生成的。艾斯沙——艾斯沙本^②，比瑞海儿早十八分钟出生。

艾斯沙和瑞海儿不甚相像，向来都是如此。即使当他们还是手臂细瘦、胸部扁平、饱受寄生虫折磨、梳着猫王式飞机头的孩子时，带着夸张微笑的亲戚，或经常来到阿耶门连房子请求捐款的叙利亚正教主教，都不曾像询问其他双胞胎那样地追问他们“谁是谁”，或“哪个是哪个”。

混淆藏在更深入、更隐秘的地方。

在早先那未定形的几年，当记忆才刚刚开启，当生命充满了开始，没有结束，而一切都是永恒时，艾斯沙本和瑞海儿认为：在一起时，他们是“我”；分开时，他们是“我们”。仿佛他们是罕见的一对暹罗双胞胎^③，身体分开，但本性却相连。

现在，在这些年后，瑞海儿仍记得，她曾在一个晚上醒来，因艾斯沙的一个滑稽的梦而吃吃地笑着。

她甚至有其他她无权拥有的记忆。

例如，虽然她没有在场，但是她记得在阿布希拉什戏院里，卖橘子

① 克加玛 (kochamma) 的原意是“小母亲”，但可用来指英文里的姑妈、姨妈、舅妈等。

② 艾斯沙是简称，艾斯沙本是全名。

③ 出生于暹罗（泰国）的华侨双胞胎（1811—1874），两人胸部有一条粗韧带将他们连接。

饮料和柠檬饮料的人对艾斯沙做了些什么。她记得在前往马德拉斯的马德拉斯邮车上，艾斯沙所吃的番茄三明治的味道。

而这些只是琐屑的事情。

不管怎样，现在她认为艾斯沙和瑞海儿是“他们”，因为分开时，这两个人不再是以前的“他们”，或他们曾经想象过的“他们”。

曾经。

现在，他们的生命有了一个尺寸和形式。艾斯沙有他自己的尺寸和形式，瑞海儿也有她自己的尺寸和形式。

边缘、边界、分界线和界限就像一群侏儒，在他们俩各自的脑中出现，有着长长的影子的小矮人，在“模糊的末端”巡视。柔和的半月形眼袋在他们俩的眼下形成了，现在他们和阿慕^①死时一样大。三十一岁。

不算老。

也不算年轻。

一个可以活着，也可以死去的年龄。

他们差点在公车上出生，艾斯沙和瑞海儿。他们的父亲开车载他们的母亲阿慕到西隆的医院生产，但这辆车子在阿萨姆一条蜿蜒的茶庄道路上发生故障了。他们丢下那辆车子，挥旗让一辆拥挤的州交通部的公车停下来。坐在车上的乘客带着一种穷人对于较富裕的人所怀有的奇怪怜悯让位给他们，或者，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看到阿慕奇大的肚子。在剩下的旅程中，艾斯沙和瑞海儿的父亲必须抱住他们母亲的肚子（以及

① 女子名，艾斯沙和瑞海儿的母亲。由于 Ammu 和马拉雅拉姆语（作者使用的印度方言）的 Amma（妈妈）发音近似，故本书中，艾斯沙和瑞海儿直接称他们的母亲“阿慕”。

肚子上的他们)，以免肚子摇摇晃晃。这是在他们离婚以及阿慕回到喀拉拉居住之前。

艾斯沙认为，倘使他们在公车上出生，那么他们这一生将可免费搭公车。不知他们从哪里得知这类事情，或者如何得知这类事情。但是有几年时间，这对双胞胎对他们的父母怀着一种隐约的不满，因为父母毁掉了他们终生免费搭公车的权利。

他们也相信，倘使他们在过斑马线时被车子撞死了，那么政府会负担他们的葬礼费用。他们十分肯定地认为，斑马线就是为了这目的而存在的。免费的葬礼。当然了，阿耶门连没有这种可以让人被车撞死的斑马线，甚至果塔延——离此最近的一个镇——也没有。但是当他们坐两个小时的车子去科钦时，他们曾在途中，从车窗看到了一些这样的斑马线。

政府从来没有负担苏菲默尔^①的葬礼费用，因为她不是在斑马线上被撞死的。她的葬礼是在阿耶门连一间刚上漆的老教堂举行的。她是艾斯沙和瑞海儿的表姐，也就是恰克舅舅的女儿。她从英国来拜访他们。她死时，艾斯沙和瑞海儿七岁，而苏菲默尔快九岁了。她躺在一个孩子专用的小棺材里。

有缎子衬里。

黄铜把手闪闪发光。

她穿着克林普兰^②黄色喇叭裤，发上系着缎带，手里拿着她喜爱的英国制时髦帅气的袋子。她的面孔苍白，而且布满皱纹，就像洗衣者在水里泡了太久的拇指。教友们聚集在棺材四周，漆成黄色的教堂因忧伤的歌唱声而像喉咙那样膨胀着。留着卷曲胡须的神父摇动着挂在链子上的乳香钵，而且没有像一般星期日那样对着婴儿微笑。

① 默尔 (Mol) 的意思是“小女儿”或“小女孩”，常放在女子名后。

② 克林普兰 (Crimplene)，商标名，一种不会起皱褶的人造物质。

祭坛上的长蜡烛弯曲了，但短蜡烛没有弯曲。

葬礼上有一个佯称是远房亲戚的老妇人，没有人认识她，但她常常于葬礼中出现在尸体旁。一个对葬礼上了瘾的妇人？一个潜在的恋尸癖者？她将古龙水倒在一小块生棉之上，然后带着虔诚的模样和温和的挑战神情，拿这块生棉轻拭苏菲默尔的额头。苏菲默尔闻到了古龙水和棺木的味道。

玛格丽特克加玛（苏菲默尔的英国籍母亲）不让苏菲的生父——恰克——将手臂搭在她身上安慰她。

这一家人挤成一团站着。玛格丽特克加玛、恰克、宝宝克加玛，宝宝克加玛旁边是她的嫂嫂玛玛奇^①——艾斯沙、瑞海儿以及苏菲默尔的祖母。玛玛奇几乎看不见了，到屋外时，总是戴着墨镜。她的眼泪从镜片后滴下来，沿着她的颞部抖动着，就像屋顶边的雨滴。她穿着那件干爽、白里透灰的纱丽，显得瘦小而病恹恹。恰克是玛玛奇的独生子，她自己的悲伤令她难过，而他的悲伤则将她击垮了。

虽然他们容许阿慕、艾斯沙和瑞海儿参加葬礼，但是，他们叫这三个人站在一旁，不能和其他家人在一起。没有人看他们。

教堂里非常热，白星马蹄莲的白色边缘起皱、卷曲。一只蜜蜂死在棺材里的一朵花中。阿慕的手颤抖着，手中的赞美诗集也跟着颤抖。她的皮肤是冰冷的，艾斯沙靠着她站，几乎还在睡梦中，疼痛的眼睛闪烁如玻璃，燃烧的脸颊贴在阿慕拿着赞美诗集的颤抖、赤裸的手臂上。

但是瑞海儿却十分清醒，保持高度的警觉，因为正和“真实的生命”战斗而变得筋疲力尽和脆弱不堪。

她注意到苏菲默尔醒来参加她自己的葬礼。她让瑞海儿看两样

^① 马拉雅拉姆语的“祖母”是“阿玛玛”(Ammamma)，为了表示敬意，一般会在“阿玛玛”后加个“奇”(chi)字。这里的“玛玛奇”是孩童对于“阿玛玛奇”的昵称。

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黄色教堂刚刚上漆的高圆顶，瑞海儿以前不曾从里面观看过它。它被漆成蓝色，像天堂那样，有飘浮的云朵和飏飏作响、白烟尾巴与云朵交叉的小喷射机。的确（我们必须说），躺在棺材里往上看，比站在教堂坐席中，被忧伤的臀部和赞美诗集包围，更容易注意到这些东西。

瑞海儿想到有人费力地拿着刷子、稀释剂和一罐罐的油漆爬到那儿，白色的油漆用来画云，蓝色的油漆用来画天堂，银色的油漆用来画飞机。她想象某个像维鲁沙的男人爬到那儿，光着身子，闪闪发光，他坐在一块木板上，悬吊在教堂高圆顶中的鹰架上，在蓝色的教堂天空画银色的喷射机。

她在想，如果绳子断裂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想象他像一颗黑色的星星那般，从他自己创造的天空掉落下来，支离破碎地躺在发烫的教堂地板上，黑色的血从头颅流出来，如同一个秘密。

那时，艾斯沙本和瑞海儿已经知道这个世界有将人击碎的其他方式。他们已经熟悉那气味，令人恶心的香味，就像微风中即将凋谢的玫瑰的味道。

苏菲默尔让瑞海儿看的第二样东西，是那只蝙蝠宝宝。

在追悼仪式中，瑞海儿看着一只黑色的小蝙蝠用它那温柔紧贴的卷爪，爬上宝宝克加玛那件葬礼上穿的昂贵纱丽。当它爬到她的纱丽和上衣之间、爬上她那团似有愁容的脂肪、爬上她赤裸的腰身时，她大声尖叫，拿她的赞美诗集击打空气。教堂内的人停止歌唱，纷纷问：“什么事？怎么了？”然后蝙蝠飏飏地旋飞，纱丽啪哒啪哒地翻动。

神色忧伤的神父用戴金戒的手指将卷曲的胡须清理干净，仿佛几只隐秘的蜘蛛突然在那儿结了网。

小蝙蝠往上飞入天空，变成一架喷射机，一架白烟尾巴没有和云交叉的喷射机。

只有瑞海儿注意到苏菲默尔在棺材里秘密地翻筋斗。

忧伤的歌唱声又响起了，他们将那首忧伤的诗歌唱了两遍，而黄色的教堂再次像喉咙般因歌声而膨胀着。

当他们将苏菲默尔的棺材放入教堂后小墓园的地里时，瑞海儿知道她还没有死去。她替苏菲默尔聆听红泥轻柔的声音，以及橘色铝红土将闪亮的棺材洋漆糟蹋的重击声。她透过光亮的棺木，透过棺材的缎子衬里，听到单调的砰砰声。神父那神色忧伤的声音因泥土和棺木的阻隔而变得模糊。

我们将这个离去孩子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最慈爱的天父。
我们将她的身体交给土地，
土归于土，灰归于灰，尘归于尘。

在地里，苏菲默尔尖叫着，并用牙齿将缎子衬里咬碎。但是你无法透过泥土和石头听到这些尖叫声。

苏菲默尔死了，因为她不能呼吸。

她被自己的葬礼杀死。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归于尘。她的墓碑上写着：“赐给我们的一道稍纵即逝的阳光。”

阿慕后来解释说：“稍纵即逝”就是“太短暂”的意思。

葬礼后，阿慕带着双胞胎回到果塔延警察局。他们很熟悉这个地方。前一天，他们在那儿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料到弥漫在墙上和家具上的那股呛人的尿骚味会扑鼻而来，所以事先将鼻子捏紧。

阿慕要求见警察局的警官。当她被带到他的办公室时，她告诉他说，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所以她要做一个供述。她要求见维

鲁沙。

巡官汤姆斯·马修的髭须十分茂密杂乱，就像印度航空公司的印度大君像的髭须。但是，他的眼神狡猾而贪婪。

他说：“你不认为现在做这些都嫌太迟了吗？”他说的是果塔延一地所用的粗糙的马拉亚拉姆语。当他说话时，眼睛瞪视着阿慕的胸部。他说警方该知道的事，他们都知道，还说果塔延的警察不接受“维绪亚斯”（妓女）或其私生子的供述。阿慕说她会追究这件事。巡官汤姆斯·马修绕过桌子，带着警棍走向阿慕。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会安安静静地回家。”然后，他以警棍轻拍阿慕的胸部，温柔地拍一拍，仿佛正从篮子里指出哪几颗芒果要人包起来送去给他。巡官汤姆斯·马修似乎知道可以找谁的麻烦和不可以找谁的麻烦。警察具有这种直觉。

在他后面，一个红蓝相间的布告板上写着：

礼貌

服务

忠诚

智慧

谦恭

效率

当他们离开警察局时，阿慕哭泣着，因此艾斯沙和瑞海儿没有问她“维绪亚斯”是什么意思，或者“私生子”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第一次看见他们的母亲哭。她并没有啜泣，她的脸像石头般一动也不动，但是眼泪从她眼中涌出来，流下她僵硬的脸颊。这使得双胞胎因害怕而难受。阿慕的眼泪使得目前一切似乎不真实的事物变真实了。他们搭公车回阿耶门连，售票员是一个穿着卡其衣服的瘦削男人，他拉着公车的扶手朝他们滑行过来，然后让他骨瘦如柴的臀部靠着椅背，并拿出打孔机对着阿慕做“咔嚓”在车票上打孔的动作。“去哪里？”咔嚓声是有含义

的。瑞海儿可以闻到一叠公车车票的味道以及售票员手上钢制公车扶手的酸味。

“他死了，”阿慕轻声对他说：“我杀死了他。”

“阿耶门连。”艾斯沙赶紧说，免得售票员动怒。

他从阿慕的皮包里拿出钱。售票员把车票给他们。艾斯沙小心翼翼地将车票折叠起来，放在口袋里。然后，他伸出细小的手臂抱住他僵硬、流泪的母亲。

两星期后，艾斯沙被送走了。阿慕被迫将他送回到他父亲那儿，他的父亲当时已辞去了阿萨姆茶园的寂寞工作，搬到加尔各答为一个制造炭黑的公司工作。他已再婚，几乎戒了酒，偶尔才会旧疾复发。

自那时起，艾斯沙和瑞海儿便没有再见面了。

现在，二十三年后，他们的父亲又将艾斯沙送回来了。他将他和一只行李箱及一封信一起送回到阿耶门连。宝宝克加玛让瑞海儿看那封信。信上的字迹是歪斜的、女性化的，像出自一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之手，但下面却有他们父亲的签名，或者至少名字是他的。瑞海儿认不出那签名。信上说，他（他们的父亲）已经从制造炭黑的公司退休，而且正要移居澳洲，他已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在砖瓦工厂当警卫长的工作，但无法带着艾斯沙和他一起去。他向阿耶门连的每一个人献上他最大的祝福，并说如果他回到印度，他会来探望艾斯沙。但是他也说，他不太可能再回来了。

宝宝克加玛告诉瑞海儿，她可以保存那封信。瑞海儿把信放回信封里，信纸已经变软了，像一块布那样地被折起来。

她已经忘了阿耶门连的季风空气是多么潮湿。膨胀的椰子“咯吱咯吱”作响，锁起的窗框裂开来，书页在封皮之间变软、成波状。不曾见过的昆虫像意念般出现在黄昏里，然后在宝宝克加玛那昏暗的四十瓦灯